

《中論》第廿四品・第七頌之 「空性三義」的初探－

以月稱、清辨及相關註釋為中心

釋心宏

本文係八十五年度獎學金得獎論文

目次

【壹】敵論者之間難

【貳】思想的演變

- 一、初期佛教的空
- 二、部派佛教的空
- 三、般若經與大智度論的空
- 四、龍樹菩薩的空

【參】空性之三義

- 一、總說
- 二、別示
- 三、別示 - 以月稱、清辨之比較為主

【肆】結論

正觀雜誌第四期 /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

本文自頁 7 至頁 42

【壹】敵論者之間難

龍樹菩薩繼承且掌握了《般若經》「一切法空」(sarvadharmaḥ śūnyāḥ)的根本思想之後，在面對教內與教外的思想論辯中，即呈現出龍樹對「空性」(śūnyatā)的詮釋與剖析，尤其以《中論》第廿四品·第一～六詩頌中；敵論者以「一切事物都是空」的話，來反駁、責難龍樹空性的思想是不妥當的。進而，龍樹在第七頌以後，才正式提出「空性」(śūnyatā)有三義：空用（空性的功用或目的；śūnyatā prayojanam），空性(śūnyatā)，以及空義（空性的意義；śūnyatā-artha）。為何龍樹會提出此三類範疇來回應呢？乃至後來諸位註解家，如月稱、清辨，或者安慧、青目……等等，所理解之處各有特色，為何有此差異？此乃筆者想整理及探討的。

首先，先看敵論者如何在第一～六頌中，提出問難。

一、梵文原典：⁽²⁾

- yadi śūnyam idam sarvam udayo nāsti na vyayah/
catūrṇām āryasatyānām abhāvas te prasajyate //1.
- parijñā ca prahāṇam ca bhāvanā sākṣikarma ca/
catūrṇām āryasatyānām abhāvān na-upapadyate //2.
- tadabhāvān na vidyante catvāry āryaphalāni ca/

phala-abhāve phalasthā no na santi pratipannakāḥ//

3.

- saṃgho nāsti na cet santi te 'ṣṭau puruṣa-pudgalāḥ/
abhāvāc ca-āryasatyānāṁ saddharmo 'pi na vidyate//
/4.
- dharme ca-asati saṃghe ca kathām buddho bhaviṣyati/
evam̄ trīṇy api ratnāni bruvāṇah pratibādhase//5.
- śūnyatām̄ phalasadbhāvam adharmām dharmam eva
ca/
sarva-saṃvyavahārāmś ca laukikān pratibādhase//6.

二、漢譯各版本：⁽³⁾

1. 羅什譯《中論》(底下簡稱「什本」)：

- (1) 若一切皆空，無生亦無滅；如是則無有，四聖諦之法。
- (2) 以無四諦故，見苦與斷集；證滅及修道，如是事皆無。
- (3) 以是事無故，則無四道果；無有四果故，得向者亦無。
- (4) 若無八賢聖，則無有僧寶；以無四諦故，亦無有法寶。
- (5) 以無法僧寶，亦無有佛寶；如是說空者，是則破三

寶。

- (6) 空法壞因果，亦壞於罪福；亦復悉毀壞，一切世俗法。

2. 波羅頗蜜多譯《般若燈論釋》(底下稱「波本」)：

- (1) 若一切法空，無起亦無滅；說聖諦無體，汝得如是過。
- (2) 若知及若斷，修證作業等；聖諦無體故，是皆不可得。
- (3) 聖諦無體故，四果亦無有；以果無體故，住果者亦無。
- (4) 若無有僧寶，則無有八人；聖諦若無體，亦無有法寶。
- (5) 若無法僧者，云何有佛寶；若三寶皆空，則破一切有。
- (6) 若因果體空，法非法亦空；世間言說等，如是悉皆破。

3. 法護、惟淨譯《大乘中觀釋論》(底下稱「惟本」)：

- (1) 若一切法空，無生亦無滅；以無生滅故，四聖諦亦無。
- (2) 若知及若斷，修證等作用；如是四聖諦，無體即不有。
- (3) 四聖諦若無，即無四聖果；苦等諦若無，亦無向果

者。

- (4) 若無八聖人，是即無僧寶；若無四聖諦，亦即無法寶。
- (5) 若無法僧寶，云何當有佛；若如汝所說，是即破三寶。
- (6) 若因果體空，即無法非法；世俗諸所行，亦破一切法。

三、以上漢譯之偈誦翻譯各有千秋，若依梵文本而譯成白話文則如下：⁽⁴⁾

「如果〔世間的〕一切都是空的，那就既無〔事物的〕生起，也沒有〔事物的〕消失；因此，對你（龍樹）而言，就歸結出：四個神聖的真理（四聖諦）並不存在。由於四個神聖的真理並不存在，那麼，知〔苦〕和斷〔集〕，修〔道〕與證〔滅〕將是不可能的。由於前述〔四個神聖的真理與知、斷、修、證〕的事情並不存在，那麼〔預流、一來、不還、阿羅漢〕四種聖者的果報也就沒有了；在〔聖者的〕果報也就沒有的情況下，自然得住〔聖者〕果位的人也就沒有了，而朝向〔果位修習〕的人也不存在了。如果〔得住四種聖者果位的、以及朝向四種果位而修習的了〕那八類人物都不存在了，顯然僧團也就沒有了；而且，由於四個神聖的真理並不存在，正確的真理（法）也就沒有了。在正確的真理和僧團都不存在的情況下，又如何會有已覺悟者（佛）的存在呢？如此一來，你的斷說（亦即：「一切事物都是空的」。）顯然違背了〔佛、法、僧〕三寶。斷

言空性的結果，你就否定了〔修道上〕果報的真實存在，以及〔倫理行為上〕道德與不道德的事情，也否定了『世間上共同的一切言語習慣』(laukika-samvyavahāra)。」

由以上萬金川教授的現代語譯，可看出敵論者站在兩種不同的立場，來對「一切法空」的概念，給予批判。如同日本、山雄一教授說：「在《中論》與《迴諍論》中，曾舉出兩種對空性思想的反論。其一是倫理乃至宗教的立場來非難，另一則是言語學乃至論理學上的。⁽⁵⁾可見此一～六頌，是站在兩種不同的角度來問難的：一是從「實踐論」的角度，可能屬於教內部派，站在倫理學乃至宗教實證的觀點，來批判空性思想。所以，萬教授在現代白話譯文中，特別用括符補足〔修道上〕及〔倫理行為上〕的簡要且是關鍵性的譯語說明。二者，從「存在論」的角度，可能屬於教外異教徒，站在語言學乃至思辯邏輯的觀點，來駁斥空性的立場。前者，根據漢譯《般若燈論》與《大乘中觀釋論》，清辨和安慧都一致明言這一波是出自教內的⁽⁶⁾。後者，根據月稱的《明句論》於第六品的疏文中，可看出這一波是異論者出自某種「語言概念」(a concept of language) 的批判。乃至《迴諍論》第七～八詩頌，龍樹也給予強而有力的回應。關於以上兩種角度的剖析，可詳見萬金川教授著「關於《中論》廿四品第六詩頌」一文⁽⁷⁾，在此不再贅述。然而，為何有此不同的角度之差異呢？讓我們來簡要回溯到原始、部派、般若經、乃至《大智

度論》的空，與龍樹本人主張的「空性思想」，有何差別。

【貳】思想的演變

一、初期佛教的空

首先，「空」的概念有兩類：一是「腫脹」；二是空虛。前者是指 śūnya 是依據 śūna 一語製作的，是從動詞 śvi (腫脹) 轉化的過去分詞。後者，又 śūna 是中性名詞，有「空虛、缺如、欠缺」等之意思⁽⁸⁾。在翻譯上，從牒 nya 此一形容詞製成的抽象名詞 śūnyatā (空)，漢譯為「空」、「空性」、「空相」。也有使用 śūnyata 此一中性名詞。

其次，「空」(śūnyata) 的概念，在原始初期的佛教經典詮釋中，也有許多差異性。現略述如下：

1. 把空的詞源 suñña 理解為「空屋」(suññageha, suññāgāra)，進而產生「空觀」的修行法⁽⁹⁾。例如早島鏡正在〈空住と空觀〉一文中，引《相應部》(SN) 和《法句經》(Dhp.)：

- Yo suññagehāni sevati seyyo so muni atta-saññāto
vossajja careyya tattha so paṭirūpam hi tathāvidhassa
tam//
- Carakā babu bheravā bahu atho daṁsā sirimsapā bahu

lomam pi na tattha iñjaye saññāgāra-gato mahāmuni/
(S. N.I.p p.106~107)

「睡在空屋，制御自己的那位牟尼聖者很殊勝。在那裡修放棄（一切）之行。因為這種事適合他，野獸往來，可怕的東西很多，蚊蛇毒蛇很多，但偉大的牟尼去空屋，在那裡一毛也不動。」

- Suññagaram pavitthassa santacittassa bhikkhuno amāunsi ratihoti sammā dhammam vipassato. (Dhp. No. 373, c.f. Patna Dhp. No. 60).

「進入空屋，心寂靜，正確觀法的比丘，享受人界所沒有的快樂。」⁽¹⁰⁾

以上，是透過有形的「空屋」(sññageha)，以空屋作為修行者坐臥處，或修習的場所；進而指涉出無形的「空住」(sūnyatā-vihāra)，不久由「空住」而展開為「空觀」。

2. 進而在《經集》(suttanipāta)《法句經》(Dhammapada)等經中，有提出「觀世界是空」的概念。例如《經集》——九詩：

- "Suññato lokam avekkhassu Mogharāja sadā sato attānudiṭṭhim ūhacca, evam maccutaro siyā: evam lokam avekkha-ntam maccurājā na passati" ti

「摩伽羅闍啊！要常常小心，打破固執自己的見解，觀世界是

空。這樣一來，才能渡過死亡。死王不見如是觀世界的人。」

(11)

這樣「空」(suñña)的概念，也出現於《相應部》35、85 (SN. Vol.IV, 54) = 《雜阿含經》232 經（大正2，p.56b）。其中，還有《中阿含經》的〈小空經〉及〈大空經〉，也有詳加描述空觀的內涵。

另外，在《法句經》170 億中，雖沒有出現「空」的字眼，但與《經集》「觀世界是空」的思想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如引文：

- ‘Yathā bubbulokam̄ passe’ yathā passo maricikam̄ evam̄ lokam̄, avekkhantam̄ maccurājā na passati’.

「看世界如泡沫，看世間如蜉蝣，死王也不見如是觀世間的人。」⁽¹²⁾

這段文章，很類似《般若經》中，常以「夢幻、泡沫、蜉蝣、陽焰……」等來譬喻說明「一切法空」的道理。或許二者有些關連性。

3. 由上可知，同樣引用許多原始初期的經典，但是對於「空」(śūnyatā)的內涵，卻多許多相異的詮釋，例如：空是無我，空是緣起，空是如實……等等的說法。最後，引用壬生台舜在「龍樹空思想の特質」一文中，認為抽象名詞的「空」，是指「無所有」。筆者認為此看法與龍樹空性的思想，頗有

關連性。

"Yassa loke sakam n'atthi, asatā ca na socati, dhammesu
ca na gacchati, sa ve santo ti vuccati" ti (Suttanipada
No.861)

「他在世間無所有，也不憂慮無所有，他不趨赴諸事物，他的確被稱為『平安者』。」⁽¹³⁾

這樣，「無憂慮又無所有」的人，在《法句經》367偈後半中提到「不憂慮無所有的人，的確稱為比丘。」(asatā ca na socati sa ve bhikkhū ti vaccati)⁽¹⁴⁾，所以，在外在上是「無所有」，在內在上是「不憂慮」，這樣顯示出修空觀的身心狀態與特質。

二、部派佛教的空

部派佛教的空性思想，非常煩瑣、複雜，筆者歸納大約成四點：

1. 由「觀世界是空」，進而演化至對「五蘊」、「四大」的身心自體，也觀為空。這是由外而內，由世界而個體，使觀空的思想與修持，更具體化、細緻化。例如安世高譯《五蘊譬喻經》的「五蘊皆空」。（大正2，p.501a）及《中阿含大品息止道經》第二十三（大正1，p.647a）主張「四大皆空」的思想。如引文：「一切地皆空，水種亦復然；空一切火

種，風種亦復空。」（大正1，p.647a）

2. 由無常、無我、苦、空的思想，而發展出把「空觀」作為三三昧實踐之對境的修持法門，因此有空、無相、涅槃、無願……等等的各種三昧。詳細可見《增一阿含》第三十九之經文。（大正2，p.761a）

3. 對空觀的內涵給予系統化的說明與闡述，而產生許多的論書。其中以《中阿含》的《大空經》和《小空經》為基本核心。例如：《大空經》第一，強調空住與證悟的現前。第二，又說明四種空之內涵：(1) 內空 (ajjhatta-suñña)(2) 外空 (babhiddhā-suñña)(3) 內外空 (ajjhattabahiddha-suñña)(4) 不移動 (ānañja)⁽¹⁵⁾ 乃至產生的論書的分別解說，就因各部派的主張有異，所以開合也不同。例如：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講「六種空」（大正28，p.633a），《施設論》講「十種空」（大正27，p.540a），乃至發展出《般若經》及《大智度論》講「十八空」之內容。

4. 在說一切有部主張「三世實有、法體恆有」的命題下，所以阿毘達磨所說的「法」，顯然不是指我們世界中個物的具體（在個個現象中）存在；它把「法」看作是使事物成為事物的元素，即實體或本體。所以，「法」是抽象的或概念的存在，指一般被把握的事物，從認識論的立場來說，它是被客觀化的存在，即共同認識的對象、範疇；它是概念，也是語言⁽¹⁶⁾。

三、《般若經》與《大智度論》的空

《般若經》以「一切法空」（或云：諸法空相，sarvadharmaḥ śūnyatālakṣaṇā）為思想核心。但與原始、部派的空有相當大的差異，因為，首先提出菩薩依「般若波羅蜜」而知「一切法空」；「空性」在《般若經》中，強調可以藉由「般若波羅蜜」而體驗到的，這樣就清楚地點出「空性」與「般若」的關係。然而，般若波羅蜜是無分別智，是超越把事物視為對象的分別（即對象的認識）的智慧的作用。例如《大品般若經·夢誓品》云：「諸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無諸憶想分別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羅蜜中，無諸分別憶想故。」（大正8，p.355c）又在《攝大乘論》中，也說明無分別智與般若波羅蜜是同義，這種說明是與清辨在解釋「空性的意義」（śūnyatā-*artha*），把*artha* (object) 視為「對象」，此對象即是般若波羅蜜，即是無分別智，解釋觀點是相同的。

其次，《般若經》中，又常說到菩薩不見色，不見受想行識，不見法，……乃至不見佛的三十二相。為何菩薩不見事物，不見一切法呢？因為事物是空。由於一切事物本來是空，所以菩薩不見一切法。如是說菩薩「不見一切法」，是說菩薩知道「一切法空」；龍樹說這是「知者（菩薩）見真實」。見真實的智慧是般若波羅蜜（般若的智慧），此智慧的特質是「以不見的狀態見（或：事物以不存在的狀態存在

yathā na saṃvidyante tathā saṃvidyante)」⁽¹⁷⁾。

進而，我們看《大智度論》如何說？《大智度論》第三一卷（大正25，p.285b）敘述《大品般若經》第一（大正8，p.219c）時，解釋「空性」則用「十八空」。又《大智度論》卷三六〈釋習相應品第三之餘〉云：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習應七空。所謂：性空、自相空、諸法空、不可得空，無法空，有法空，無法有法空，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。」（大正25，p.327a）論又云：「佛法中廣說則十八空，略說則七空。」（大正25，p.327a）由此可知「空性」的內涵，在解釋上，略說為七空，乃至十八空，甚至無量無邊；在含義上，空性不但與般若波羅蜜相應，甚至與一切種智無二無別。如《大智度論》卷63〈釋信謗品第四一之下〉云：「用十八空故，色等乃至一切種智空；乃至一切種智空故，十八空亦空。一切種智不離十八空，十八空不離一切種智，是故言不二不別。」（大正25，p.505c）

但是，在眾多的詮說中，龍樹掌握為二大類：「眾生空」及「法空」。如《大智度論》卷三一〈釋初品中十八空〉云：「略說有二種空：眾生空，法空。小乘弟子鈍根故，為說眾生空、我、我所無故，則不著餘法；大乘弟子利根故，為說法空，即時知世間常空如涅槃。」（大正25，p.287b）又卷六九〈釋佛母品第四八之上〉云：「小乘法多說無常，大乘法中多說法空。小乘法中先說無常，後說法空；大乘法中初便說

法空。小乘法中說無常，令眾生怖畏；大乘則不然，無破壞等。」(大正25，p.544a)所以，龍樹在《大智度論》提出總括性的理解與說明如下：「空有種種，如火中無水，水中無火，亦是空。五眾中無我，亦如是。或有眾生空，或有法空；法空中或有人言：諸法雖空，亦不盡空，如色空中有微塵根本在。是故須菩提問：以何等故，一切法空？佛答：以無所得、畢竟空故，遠離一切相，是故說眾生空、法空，是二空故，一切法無不空。」(大正25，p.729b)所以，龍樹就掌握了「以無所得、畢竟空故，遠離一切相」，因此就奠定「一切法空」的中心思想。

四、龍樹菩薩的空

龍樹在「一切諸法空」的前提下，從事論理性的推考，進行思索性的說明。他融合原始、部派、般若經各時期空性思想的特質，但以此又向前推進一大步。首先，他將部派「法（法體）」的概念，改為「自性(svabhāva)」，「一切法(sarvadharmāḥ)」改為「一切的存在(sarvabhāvāḥ)」，將「自性（實體）」定義為「不被改造者，不依存於他者。」⁽¹⁸⁾龍樹當然不是以此自性為存在，他闡明一切的存在沒有自性，說「一切法無自性」，因為一切存在沒有自性（實體）。無自性就是「空性」，所以「空性」常含有自性的否定⁽¹⁹⁾。此外，龍樹又開展出八不中道的緣起說，以及「有、無、亦有亦

無、非有非無」的四句論破方式，最後即是強調出「空性」即「緣起」，即「假名」，即「中道義」的完整學說。如《中論》第二四品·第十八頌：〔波本〕譯：「從眾緣生法，我說則是空；但為假名字，亦是中道義。」(yah pratitya-samutpādaḥ śūnyatāṁ tāṁ pracakṣmahe/sā prajñāptirupādāya pratipatsaiva madhyamā /) (20) 底下就《中論》第廿四品·第七詩頌及各家註釋，來詳細探討「空性」(śūnyatā)的三種含義。

【參】空性之三義

一、總說

龍樹菩薩在《中論》第廿四品·第一～六詩頌中，說明他在面對敵論者的一連串問難後，於第七詩頌回應時，正式提出「空性」有三個內涵：(1)空用（空性的功用或目的；śūnyatā prayojanam），(2)空性(śūnyatā)，(3)空義（空性的意義；śūnyatā artha）。此三者之關係，有相通於《大乘起信論》的用語，依順序為「用、體、相」；也可視為拜薛西克哲學所說的作用(karma 業)、實體(dravya 實)、屬性(guṇa 德) (21)。首先，先讓我們從不同文獻中，明瞭龍樹在第七詩頌中，如何表達及回應。

1. 梵本《中論》24 · 7 :

atra brūmah śūnyatāyām na tvam vetsi prayojanam./
śūnyatām śūnyatārtham ca tata evam vihanyase //⁽²²⁾

筆者試譯：在此中，你不了解我們所說的：(1)在空性中的目的（或效用），(2)空性，(3)空性的意義（或對境）；因此，你會如此地受諸苦惱。

2. 藏本《中論》24 · 7 :

de la bṣad pa khyod kyis ni/stoṇ ūid dgos daṇ stoṇ ūid
daṇ//stoṇ ūid don ni ma rtogs pas/de phyir de Itar
gnod pa yin//⁽²³⁾

筆者試譯：此中所說的，因為你(khyod：指外人)不了解空性的目的(stoṇ ūid dgos)，空性(stoṇ ūid don)及空性的含義（或意旨；實際；stoṇ ūid don，所以如此否定（或困擾）。

3. 漢譯有三本：⁽²⁴⁾

(1) 什本：

汝今實不能，知空空因緣；及知於空義，是故自生惱。

(2) 波本：

汝今自不解，空及於空義；能滅諸戲論，而欲破空耶。

(3) 惟本：

諸法無自體，有執非道理；此中佛所說，空故有行相。

此三漢譯本中，惟本出入最大，或許是所據譯本不同。而

什本把 śūnyatā prayojana，譯為「空因緣」在後面會詳加討論。而波本譯「能滅諸戲論」指的是「空性的功用(或目的)，但從梵、藏原文中，找不到對應之詞句。

4. 《中論・青目釋》文云：⁽²⁵⁾

「汝不解云何是空相，以何因緣說空，亦不解空義；不能如實知，故生如是疑難。」

在梵文中 śūnyatām 與 śūnyatāyām prayojanam 本屬業格形式之語詞，在《青目釋》中，卻改成「云何是空相」及「以何因緣說空」的疑問句，這是相當大的變化及差異處。而梵文 vihanyase，什本譯為「是故自生惱」，在此卻改寫為「故生如是疑難」。「生惱」與「生疑難」似乎表達的重點不同：自生惱是偏重對自己而言；生疑難是偏重對他人而言。

5. 藏本《無畏論》24 · 7 的長行釋文：⁽²⁶⁾

khyod kyis ni stoṇ pa ñid bstan paḥi dgos pa gaṇ yin
 pa daṇ/stoṇ pa ñid kyi mtshan ñid gaṇ yin pa daṇ/
 stoṇ pa ñid kyi don gaṇ yin pa de dag yaṇ dag pa ji Itar
 bshin du ma rtogs(p.43, 2, 2)pas dehi phyir de Itar gnod
 pa byed do//

筆者試譯：教示空性的動機為何？空性的體相為何？空性的意義為何？由於你對這些問題未能如實深入理解，所以才產生如此的困擾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：空性的目的 (ston ñid dgos)，在長行中卻解釋為「教示 (bstan pa) 空性 (ston pa ñid) 的動機 (dgos pa)」的疑問句，尤其是 prayojana(dgos, pa) 解釋為「動機」而非「目的」，這是藏本《無畏論》長行中，值得留意之處，後文將會詳細討論。

6. 吉藏《中觀論疏》24 · 7 的釋文⁽²⁷⁾

「問：何故敘外人不知三法？」

答：凡欲答外問，必須識是問、非問。今敘外人不解三法，橫生疑問，則不成問，即是答問也。初明不知三法者：一、不知空，小乘人雖得人空，執諸法是有，不知本性空也。二、空因緣者，謂說空之意，佛為治有病，是故說空；若復著空，佛所不化。三、空義者，外人不解安處此空，佛說第一義為空，不言世諦亦空；汝不應聞空，謂失因果罪福，故因緣品云：若都畢竟空，云何有罪福報應等？如是則無二諦。又空義者，說空為明不空，故下云：空亦復空。汝封執取空相故，不知空義。」

吉藏的《論疏》是直接詮釋《中論本頌》，而非詮釋《青目釋》；而且，當時漢地正處於大小之辨下的空有之爭，以及吉藏本人也深受《成實論》的思想影響，所以才有以上如此的解釋吧！

由上述各種文獻之間的差異性，可知道從梵、藏原典之後，譯至中國的三家譯本，因時代背景，當時思潮，譯者的水準，對教義的理解，及譯筆的巧拙……等等，諸多因素而

產生彼此的差距，從中更可體會出「法」的「無常性」、「多元性」及「開拓性（創造性）」。底下針對三義分別探討之，且以月稱、清辨的看法之異同，為討論之重點。

二、別示

1. 空用（空性的功用或目的；*sūnyatā prayojanam*）：

首先，應該特別強調的是，月稱在《明句論》(Prasannapadā) 中，為解釋空性之三義，所採用的長行註解是用「以經解經」 - 以龍樹的中論偈頌來解釋空性之含義；這種方式在其他地方則少見，因為月稱一般會引用大量的經論來補充說明；在此月稱卻沒有，所以值得特別留意。

(1) 梵文原典：《中論》第十八章五頌：

karma kleśakṣayānmoksah karmaklesā vikalpataḥ/
te prapañcātprapañcastu sūnyatāyām nirudhyate//⁽²⁸⁾

(2) 藏文原典：（有兩個版本）

A: las daṇñon moṇis zad pas thar/las daṇñon moṇis rnam
rtog las//de dag spros las spros pa ni/
stoṇ pa ñid kyis ḥgag par ḥgyur//

B: las daṇñon moṇis zad pas thar/las daṇñon moṇis rnam
rtog las//de dag spros las spros pa ni/stoṇ pa ñid kyis
ḥgag par ḥgyur//⁽²⁹⁾

(3) 漢譯有三本：⁽³⁰⁾

A. 什本：業煩惱滅故，名之為解脫；業煩惱非實，入空戲論滅。

B. 波本：解脫盡業惑，彼苦盡解脫；分別起業惑，見空、滅分別。

C. 惟本：諸業煩惱盡，即名為解脫；而彼業煩惱，從分別中生。

由上述文獻及對照月稱在《明句論》的長行文⁽³¹⁾，以及清辨對《中論》之註釋書中⁽³²⁾，可以看出兩者皆認同「空性的功用（或目的）是指止滅一切戲論」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：在梵文中 *sūnyatāyām* 是用處格(Locative)，表示一種狀態，所以〔什本〕譯為：「入空」，即說明：在空性的這種狀態中，則一切戲論則可滅除。但是在藏文本中卻是 *ston pa nīd kyis, kyis*(^{३४})是用作具格(Instrumental)，表示一種方法或工具，所以〔波本〕譯為：〔以〕(此字乃筆者所加)見空〔的方式〕，〔來〕滅〔除〕分別，表示似乎有能所相對的情況。此是梵藏原典與漢譯出入處，也是關鍵點。不過，總而言之，空性的空用，就是把全部的戲論（分別的語言）止滅。換句話說，在空性才能止滅戲論，才能超越有與無的對立；止滅了戲論，才能止息、超越起於戲論的分別（思維），以及起於分別的業和煩惱。然而，想要達到解脫之境界，「空用」就是要把自己從分別轉成無分別，也就是要把分別的自己、業與煩惱的自己（迷惑的自己），轉成為覺悟的自己，這才是空

性的目的，空性的功用。

然而，我們若對「空用」(śūnyatā prayojanam; 空性三義)的語詞，作更進一步的分析，則會有多重角度的體會。梵語 *prayjana* 一詞，若依其詞構分析則為 “*pra+yuj+ana*” ，詞前綴 “*pra-*” 表「向前」之義，詞根 “*yuj*” 為「連結」之義，而直接尾綴 “-*ana*” 則表「資具」義；所以此語詞之本義為「向前連接的資具」。反觀藏文 “*དྲ୍ଗୋ-པ*(*dgos-pa*)” 而言，其動詞之義相當於 “*མྱହ-ବ*(*mho-ba*)” ，表示「需要或欲求」。若視為名詞，則有「需要、意義、目的」等義⁽³³⁾。由此可知「需要、欲求」是其本義，而「意義、目的」乃其引申義。若查相關的梵文辭典，可知 “*prajoyana*” 還有許多意義，例如：A. Macdonell 的 *A Practical Sanskrit Dictionary*⁽³⁴⁾ 列出此語的一般意義：“*occasion, object, motive; cause, aim, end; purpose, design, interest; business; use, need, or call for; with a purpose*” 就中，關於最後二義，A. Macdonell 並指出它們是用在此語的具格之時。而 M. Monier-Williams 的 *A Sanskrit-English Dictionary*⁽³⁵⁾ 除了列出有前面諸義之外，有誘因、目的、目標、對象、動機、理由、功用、用途、必要、有幫助、手段、效力等意思。此外，他又指出此語在文中若配合其他具格 (Instrumental) 或屬格 (Genitive) 與對格 (或稱業格 Accusative) 的語詞來使用，則有 “*use or need of, necessity for, profit*” 諸義，如 “*taruṇā kim prayojanam*” 之義，即是「林

木之用為何？」此外，他更指出A. Macdonell未曾列出的二種意思：一為“means of attaining”，其二為在哲學作品中，此用語則指“a motive for discussing the point in question”。又，在K. V. Abhyankar和J. M. Shuklar合編的*A Dictionary of Sanskrit Grammar*⁽³⁶⁾有“object, motive or purpose in undertaking particular thing; the word is used although rarely, in the sense of a cause also”，在解釋及例句中，含有「動機或目的」之義。

綜合上述而言，空用（空性的功用或目的；śūnyatā prayojanam），其中prayojanam一詞，若依萬金川教授歸納而言，從詞構分析來看，可分為三類：一者，如果從「起點上」來說，則此語可以有「動機或企圖」之義。二者，若是依「過程上」來講，則此語可以有「手段或需要」之義。三者，若是就「終點上」觀之，則此語可以有「目標或目的」之義⁽³⁷⁾。這樣的剖析是相當清晰而且周圓的。因為，就終點而言，月稱與清辨就是站在終點上而說，空性的目的（或功用），就是止息一切戲論的。然而，就起點而言，在藏本《無畏論》就是指出「空性的動機」，如長行譯文釋為「教示空性的動機為何？」(stoṇ pa ūñid bstan pahi dgos pa gañ yin pa)（見前面已引用的文），文中“dgos pa”即可解釋為「動機意義或目的」。此外，《中論·青目釋》云：「以何因緣說空」（見前面已引用的文）、「以何因緣」，此句也是以歷史背景而言，著重也是在「動機或緣由」方面而說的。總之，空性

的功用（或目的），就是為了止息一切的戲論，如此在無分別的狀態中，即能悟入真實而得究竟解脫。亦如《中論・觀行品》第十三・第九頌云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；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。」（大正30，p.18c）

2. 空性 (śūnyatā)：

月稱在《明句論》(Prasannapadā)的長行解釋「空性」時，引用《中論》第十八章・第九頌，顯然看出他與清辨的解釋完全不同。首先，先看梵藏原典如下：

(1) 梵文原典：⁽³⁸⁾

aparapratyayam śāntam prapañcair aprapañcitam/
nirvikalpam anānārtham etat tattvasya lakṣaṇam//

(2) 藏文原典：⁽³⁹⁾

gshan las śes min shi ba dañ/spros pa rnams kyis ma
spros pa// rnam rtog med don tha dad min/de ni de
ñid mtshan ñid do//

(3) 漢譯有三本：⁽⁴⁰⁾

A: 什本：自知不隨他，寂滅無戲論；無異無分別，是則名實相。

B: 波本：寂滅無他緣，戲論不能說；無異無種種，是名真實相。

C: 惟本：若他信寂靜，無戲論所戲；無異無分別，此即真實相。

由上述文獻可知，龍樹在《中論》各品中，以「破斥」的方式折服外道及教內偏執者（尤其是說一切有部）；但是，在這首偈頌中，龍樹卻正面回答且指出「見真實而解脫」，這「見真實(tattva-darśana)」的「真實」(tattva)的「特徵」(lakṣaṇam)到底是什麼？依頌文而歸納有五類內容：(1)不隨他緣(a-para-pratyayam)：羅什譯為「自知不隨他」，可見「自知」二字是他自己加上去的，梵本卻無。(2)寂滅（或寂靜）(śātam)：寂靜即是空。(3)以戲論滅戲論(prapañcair aprapañcitam)：因為 prapañcair（戲論），它是用作具格(Instrumental)，表示以戲論可以滅除戲論。(4)離分別(或無分別)(nirvikalpam)(5)非種種（或平等一味；或無異）(anānārtham)，以上五種內涵，都是顯示出真實(tattva)的特徵(lakṣaṇam)由此也可知：滅戲論則需要用「文字般若」，因為「文字」也是「語言」，也是「戲論」(prapañca)，所以用文字般若來滅戲論，所以叫「譯戲論（指語言文字）可以滅除戲論」。此外，此偈頌若依僧成的科判：「真性自性寂滅，唯現量可知」則此之「現量」即是指「現觀」，所以要達「現觀」之證量，則需用「觀照般若」。透過「文字般若」，進而「觀照般若」，至終即可達「實相般若」，此實相般若是真如，即是上述五種特徵之內容。真如也就是空性，月稱在《明句論》長行中，就是如此理解的。

至於，月稱與清辨如何從不同角度來詮釋空性呢？日本上

田義成在《佛教思想史研究》曾說：「關於空性，有從『修的立場』說得，也有從『性的立場』說得。在前者，空性是『空掉』，即否定的作用；在後者，空性與真如、法性、涅槃等同義⁽⁴¹⁾。在配合瓜生津隆真著〈中觀派的空〉一文⁽⁴²⁾，可歸納成下列精要的說明：月稱和清辨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。首先，月稱是以「性（見）」的立場來詮釋空性，所謂的「性」指事物的真實、本性、本質等；筆者認為有點類似「存有論」的靜態角度而言。清辨則是以「修（行）」的立場來闡述空性，所謂的「修」指事物的實踐、修習、修行等；筆者認為類似「實踐論」的動態而言。其次，月稱以「性」的立場來看空性，則空性就是真實，它與真如、法性、涅槃……等同義；甚至，空性也等同於法界、無為、法身、佛性、無上智……等，彼此是無二無二無別的。但是，清辨卻不認為如此，他認為空性是「空掉」的意思，即是否定我們一切的戲論與分別；因此，當一切分別與戲論被否定而顯現的狀態，即是無分別的智慧，即是離一切執著的緣起性空的智慧，即是般若波羅蜜。所以，月稱認為空性＝真如＝法性＝實相，但清辨卻認為空性＝緣起性空之智慧＝無分別智＝般若波羅蜜。

然而，清辨為何如此理解呢？清辨把空性解釋為「無分別智（即般若波羅蜜）」，那即會產生「能知智」與「所知境」的問題；所以，清辨便會把「空性」理解為「無分別智的能知者」，順理即把「空性的意義」（sūnyatārtha）解釋為「無分

別智的所知境」，這是相當合理且順其自然的。若再進一步地探討，這樣的理據方式，可能與清辨對二諦的理解與解釋有密切的關係。他把勝義諦（最高的真理）解釋為既是勝義 (paramārtha) 又是諦 (satya)，而且把「勝義」解作無分別智的對象 (artha)。即勝義 (paramārtha) 是最勝 (parama) 的對象 (artha)，而最勝是空性 (śūnyatā)，是無分別智；因此，勝義是空性（即無分別智）的對象。如是：勝義諦 (paramārtha satya) 是：無分別智的對象，即是真如，這樣才是真理。這在清辨對《中論》第十八品・第五頌的注釋中，可以看到相同的解釋⁽⁴³⁾。

3. 空性的意義 (śūnyatā-artha)

在月稱的註釋中，以有關第三「空義」的解說，特別受到注意，他引用《中論》第二十四品・第十八頌，說明空性即是緣起，即是假名，即是中道義。請看引文：⁽⁴⁴⁾

(1) *yah pratityasamutpādaḥ śūnyatāṁ tāṁ pracakṣmahe/
Sā prajñaptirupādāya pratipatsaiva madhyamā//*

(2) 藏文原典：

*rten ciṁ ḥbrel par ḥbyun ba gaṇ/de ni stoṇ pa ūid du
bśad//de ni brten nas gadas pa ste/de ūid dbu maḥi
lam yin no//*

(3) 漢譯有三：

A. 什本：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無；亦為是假名，亦是

中道義。

B. 波本：從眾緣生法，我說則是空；但為假名字，亦是中道義。

C. 惟本：若從因緣生，諸法即無體；緣亦是假名，非一異可有。

(4) 梵文試譯：凡是依緣而生起(即緣起)者，我說彼(它)即是空性。彼(空性)是能依而施設假名，彼即是中道(義)。

(5) 藏文試譯：任何是依緣而起，〔我〕說彼即是空性。彼(空性)能依之後，假〔名稱〕立，彼(空性)是中道。

首先，先看清辨如何理解「空性的意義」，清辨說「空性」(*sūnyatā*)是緣空性的智慧，「空義」(*sūnyatā-arthā*)才是「真如」。這樣是把「空性的意義」(*sūnyatā-arthā*)的“*arthā*”，理解為“*object*”，指的是「對象或目的」，即是無分別智的所知境，就是「真如」。所以，清辨如此理解，是因為他把「空性」(*sūnyatā*)解釋為「無分別智的能知者（即般若波羅蜜）」，相對地就會把「空義」(*sūnyatā artha*)理解為「無分別智的所知境（即真如）」，這樣的詮釋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月稱在《明句論》的長行釋文中，則和清辨看法完全不同。他把「空義」(*sūnyatā*)的“*arthā*”，理解為“*meaning*”，指的是「實義或實相」，所以空性就是緣起法。也就是說，月稱在引用《中論》第廿品・十八頌，說明龍樹的中觀思想，雖然說空性，但「空」不是說法無、否定存在的虛無論者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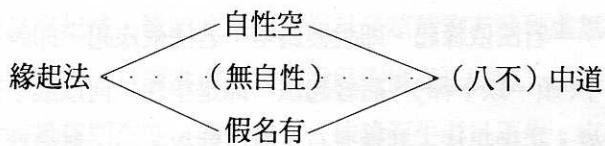
而是緣起法。緣起法甚深，而且是超越實在論和虛無論的相對立場的。月稱常引用《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》的詩句，來說明緣起即空性。如引文：「依緣而生者是不生，它不是有實體而生起的，依存於緣者說為空，知空（空性）的人不怠慢。⁽⁴⁵⁾」而漢譯竺法護在同本經的翻譯是：「緣生彼無生，是不與自然，善緣斯亦空，知空彼無欲。⁽⁴⁶⁾」由經文「依存於緣者說為空」，即可證實「緣起即是空性」的理由之根據。

其次，在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前，也應該注意《般若經》中如何說明「緣起」，畢竟龍樹的思想是以《般若經》為基石而開展出來的。《小品般若經》云：「以眾緣合則有，眾緣滅則無。」(大正8，p.584c)。《大品般若經》云：「諸緣合故有，諸緣離故滅。」(大正8，p422a)此二部經，重點在「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」的緣起觀。又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因緣會故有，因緣散故無。」(大正25，p.147b)又云：「如鏡中像，眾緣和合故有，眾緣離故無。諸佛亦如是，有諸因緣故生現，諸因緣散故滅。」(大正25，p.747c)由此可知《大智度論》指出依緣而生起，但無自性的空性，猶如「鏡中像」，所以點出《般若經》中，常用「如夢幻、如泡影」來譬喻說明空性中如何緣現緣滅的道理。所以《中論》也云：「如幻亦如夢，如乾闥婆城；所說生住滅，其相亦如是。」(大正30，p.12a)

至於，龍樹本人如何說明緣起與空性之關係呢？如《迴諍

論》云：「若法依緣起，即說彼為空；若法依緣起，即說無自性。」（頌・以下釋）「諸緣起法，即是空性。何以故？是無自性故。諸緣起法，其性非有，無自性故。……無自性故說為空。」⁽⁴⁷⁾ 以「無自性」(niḥsvabhāva)來說明緣起因為是無實體，所以是空性；反言之，萬物也因為是空性，所以才會產生緣起。在《中論・觀四諦品》的《青目釋》中云：「眾緣具足，和合而生物；是物屬眾因緣，故無自性；無自性，故空。空亦復空，但為引導眾生故，以假名說。離有、無二邊，故名中道。是法無性，故不得言有；亦無空，故不得言無。」（大正30，p.33b）因此，龍樹在《中論》才會說：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」（大正30，p.33a）

最後，在理解「緣起性空」可從多種角度來談，例如：八不緣起、假名施設、無自性空、中觀，乃至即空即假的如幻之緣起……等等。月稱在解釋「空義」(śūnyata-artha)獨引《中論》廿品・十八頌，說明「空性」即是「緣起」，即是「假名」，即是「中道義」，深顯出月稱論師的深遠的睿智，在眾說紛紜中，獨舉出龍樹緣起性空的妙義，實在令後世眾生至心頂禮並讚歎！而此偈頌可以印順法師的圖表作更具體的說明與體會⁽⁴⁸⁾。



總而言之，以上所介紹月稱及清辨對空性三義；空用 (*sūnyatā prayojanam*)，空性 (*sūnyatā*)，空義 (*sūnyatā-artha*)的不同詮釋，為了理解方便，整理略表於附錄，以供參考。

【肆】結論

由本文第一節：敵論者之間難，可看出龍樹本人在提出空性思想時，面對二大主流的批判：一者是從「實踐論」的角度，屬教內部派站在倫理學乃至宗教實證的觀點的批評。二者是從「存在論」的角度，屬教外異教徒站在語言學乃至思辨邏輯的觀點的批判。龍樹因此在《中論》二四品第七頌也才提出「空性三義」的內涵。第二節透過從初期佛教的空，乃至經過部派、般若經的發展，在《中論》與《大智度論中》，體會出龍樹在空性的思想上，是經過融合、抉擇、再突破的智慧展現，而以「空性即是緣起，即是假名，即是無自性空，即是中道義」作為圓滿教法的核心。第三節，就月稱與清辨二者，對空性三義的層層論證與剖析，可知兩者之詮釋

各有千秋，似乎月稱的第三義「空義」之解說，更能掌握出龍樹空性思想的精髓吧！但是值得一提的是：萬金川教授曾在課堂上提出，就瓜生津隆真「中道派的空」一文中，清辨解釋「空性」(sūnyatā)為「無分別智的能知者（即般若波羅蜜），而「空義」為「無分別智的所知境（即真如）」，其實在月稱解釋「空性」即是「真如、法性、實相」中就已包含清辨「空性」和「空義」的說法，因為實相的內涵是包含「能知智」與「所知境」的，此點創見，因篇幅有限，待他日再詳細論證與探究吧。最後，引用印順法師的一段話，以作為總結：佛為引導眾生，依二諦說法，說此說彼－生死與涅槃，有為與無為，緣起與性空。其實，即有為為無為，即生死為涅槃，即緣起為性空。《中論》所說，只此無自性的如幻緣起，即是空性，即是假名，為般若法門的究竟說⁽⁴⁹⁾。

【註釋】

- (1) 例如《般若經》有「諸法空相 (sarvadharmaḥ sūnyatālakṣaṇā)」這種話，參見鈴木大拙，《般若經の哲學と宗教》，昭和25年，法藏館。
- (2) 稲津紀三、曾我部正幸編譯，《中論本頌原典》，p.174~176，株式會社，昭和63年12月25日。
- (3) 三枝充，《中論偈頌總覽》，p.45，1985，第三文明社。
- (4) 萬金川，〈關於《中論》廿四品的第六詩頌〉，收於《諦觀雜誌》第四期，p.14。
- (5) 見　氏與上山春平共著，《空の論理》第一部，《瞑想と哲學》；吳汝鈞先生譯，《佛教中觀哲學》，p.91。
- (6) 這兩部《中論》註釋書，均稱本品初六頌為「自部人言」。

- (7) 同註(4)，第四期（上）篇，p.14~20，第五期（中篇），p.10~15，第六期（下）篇，p.13~20。
- (8) 壬生台舜編《龍樹教學の研究》，〈龍樹空思想の特質〉一文，p.2，大藏出版。此一文有許洋主譯為中文，登於《諦觀雜誌》，六一期，p.65~86。
- (9) 同註(8)，p.4，也見於早島鏡正，《初期佛教と社會生活》，p.253。
- (10) 同註(8)，p.4，（引用 SN. 和 Dhp.）。
- (11) 三枝充，《初期佛教の思想》，p.611，註(15)。
- (12) 同註(8)，p.6。
- (13) 同註(8)，p.6。
- (14) 同註(8)，p.6~7。
- (15) 漢譯《大空經》，大正1，p.738c，作「不移動」，而不用「空」這個字。
- (16) 瓜生津隆真，《中觀派的空》；許洋主譯，p.34。此文收於《中觀與空義》，1986年12月，華宇出版社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62冊，。
- (17) 同註(16)，p.35~36 及註(10) p.61。
- (18) 《中論》第五品·第二頌，參照〈世界の名著2·大乘佛典〉（中央公論社）所收日譯，p.274。
- (19) 同註(16)，p.35。
- (20) 同註(3)，p.766~767。
- (21) 同註(16)，p.39。
- (22) 同註(3)，p.744。
- (23) 同上註。
- (24) 同註(3)，p.745。
- (25) 《中論·青目釋》，大正30，p.32c。
- (26) 北京版，95冊，43, 2, 1；德格版、中觀部冊1，44, 4, 6。
- (27) 《中觀論疏》，大正42，p.150a。
- (28) 同註(3)，p.520~521。
- (29) 同上註。
- (30) 同上註。
- (31) Prasannapad p.490，第15行至p.491，第18行。
- (32) Bh-vaviveka: Prajñpradipa XXIV, Peking ed. Vol.95, p.246 4, 2~3 瓜生津隆真的拙論 [Bh-vavivekas Prajñpradipa (Chapter24)]（《近畿大學教養部研究紀要》二之2），p.33。
- (33) 張怡蓀主編，《藏漢大辭典》，p.462a~b，1993年12月，民族出版社。
- (34) A. Macdonell's A Practical Sanskrit Dictionary.180c.
- (35) M. Monier-Williams A Sanskrit-English Dictionary, p.688c.
- (36) K. V. Abhyankar and J. M. Shuklar 合編A Dictionary of Sanskrit Grammar, p.270b.

- (37) 見萬金川老師《中觀思想》的上課講義。
- (38) 同註(3)，p.528。
- (39) 同上註。
- (40) 同註(3)，p.529。
- (41) 上田義成，《佛教思想史研究》，p.201~237。
- (42) 同註(16)，p.42~50。
- (43) 同註(16)，p.46。
- (44) 底下梵、藏、漢之《中論》24.8 見註(3)，p.766~767。
- (45) 此詩句是「緣起」的經證，很受重視。月稱在《中論註》三次(p.239, p.500, p.504)引用此詩句。清辨在《般若燈論》也三次（在《中論》第一品末尾，第七品、第十五頌，第廿四品，第八頌的注釋）引用。
- (46) 《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》竺法護譯，大正 15，p.497b。
- (47) 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卷 17 引文（漢藏教理院刊本 p.33a）舊譯《迴諍論》，大正 32，p.18a。
- (48)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.257，1985 年 7 月，正聞出版社。
- (49) 同上註，p.265。

【附錄】

別示：以月稱、清辨為主

	月稱	清辨
同	<p>1. 空性的功用（空用）：sunyata prayojana 蘪尼陀彌訥迦</p> <p>◎空用即是止息一切戲論（分別的語言）。詳見《中論》18~5頌（後面）。</p> <p>根據《梵英辭典》，被譯為「空用」之「用」的prayojana有誘因、目的、目標、對象、動機、理由、功用、用途、必要、有幫助、手段、效力的意思。所以「用」是表示為了什麼、以什麼為目標而怎麼樣的作用語詞。</p>	
異	<p>2 空性</p> <p>(1)A.以「性」（見）的立場： B.性：真實、本性、本質。 C.類似「存有論」（靜態而言）。</p> <p>(2)「空性」與真如、法性、涅槃……等同義。</p> <p>(3)空性= 真如= 法性= 實相。 詳見《中論》18~9頌（後面）</p>	<p>2 空性</p> <p>(1)A以「修」的立場： B.修：實踐、修習、修行 C.類似「實踐論」（動態而言）</p> <p>(2)「空性」是「空掉」即否定的作用，如否定分別、戲論……等。</p> <p>(3)空性= 緣起性空的智慧= 無分別智= 般若波羅密（無分別智之能知者）</p>
	<p>3.空性的意義（空義）</p> <p>(1)緣起(meaning緣起)實義) 空性= 緣起= 假名= 中道義。 詳見《中論》24~18（後面）</p>	<p>3.空性的意義（空義）</p> <p>(1)真如(object真如，對象，目的)（無分別智之所知者） 般若波羅密（無分別智）〔能知〕↔真如〔所知〕</p>
備註		<p>(真如) (無分別智的對象) 勝義諦 勝義 (無分別智) 空性 最勝的對象 最勝</p> <p>詳見中論18~5頌</p>